

小皮师傅和两代货郎车

李玉芹

20世纪80年代,我和父母住在离县城几十公里的乡下,除了村里定点的供销社,以及定期的集会,游走在乡镇村庄的货郎们也是挺多的。

常来我们村里的货郎,是个50岁上下的人,经年的风吹日晒,他面庞黝黑,连着脑门上凸起的青筋,也晒成了褐色。头上的白发,却根根直立,嘴角和眼角常年挂着笑纹,和善亲切。

载着物品的,是一辆老式自行车,后座两侧架上了竹筐,里外摆着、插着、挂着满满当当的百货。

每当他骑着自行车在街巷之间穿梭叫卖,他火热的吆喝,总能快速点燃整个村庄。老人、小孩、女人将他的移动摊位团团围住,一时间人声鼎沸。

货品各式各样,有锅碗瓢盆,也有玩具与吃食。老人、女人们一边挑着自家需要的物件,一边娴熟地与货郎讨价还价。小一点的孩子,只能踮起脚尖参与到热闹之中。大一点的孩子,不动声色地选好心仪的东西,瞅准机会趁货郎泡求一旁的大人买,或者拿出自己攒的零钱,把看中的心头好物收入囊中。如若哪位小朋友当天买了时兴又少见的玩具,定要献宝似的,在小伙伴们面前炫耀良久,只引得众人目光灼灼不肯罢休。

时间一久,我们这群小孩也从大人嘴里知道,这位货郎姓皮,住在另一个乡镇。皮师傅在村子里生意做得好,客源长久,是因为他愿意为乡亲们采购急需的物件。只要你开口,他都乐意捎带上。

我记忆最深的是,我鼓起勇气托他帮我带一个可以手提的水壶,这样我就可以带水上学了。他低头看了看我说:“好。”等到下次来的时候,他果然带来一只只有几种颜色的鲜亮的水壶。他把水壶挂在车把上,摇摇晃晃地碰撞着。看到我,他指着水壶,笑着说:“带来了。”我欣喜他还记得我的托付,更觉得这位皮师傅是个言而有信的人。

后来,皮师傅来村里的时间越隔越久,直到有一天,老式自行车上变成了一个更加年轻的面孔。他面庞黝黑,头发黑而直立,嘴角常挂着浅浅的笑,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皮师傅。

多年以后,家乡小镇上的商家超市,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,各种货品琳琅满目,人们不再为购物而期待。货郎,曾经乡村的物流信使,用他们的辛劳和淳朴,给曾经闭塞的乡村带来了新奇和欢乐。从旧日货郎小卖,到如今的手机网购,这中间穿梭而过的不仅是匆匆时光,还有那些岁月里太多的快乐与难忘的记忆。

周末下午茶

虚拟世界里真实的豪情

张颖

好久没进电影院看电影了,让我再次有了踏进影院力量的,是国产动画片《长安三万里》。

这部动画片,不仅画面丰富,人物渲染效果精良,音效添加精准,也渲染出观众想要的感受,进入一个充满欢乐的虚拟世界,而产生无限的惊喜。更重要的是这部动画片讲述了长安,是鹏程万里的豪情壮志,是从小陪伴在身边的灵魂人物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借高适与李白的回忆,讲述了由盛到衰的唐朝历史,描述了狂放不羁的李白的一生。

我是带着任务去看的影片,想写一篇关于李白大诗人的观后感,也真的大言不惭了,居然想要写李白。他可是“天上谪仙人”,而我只是这人世间的过客,在世间走一遭,一介布衣凡人怎能看破“仙人”呢。

李白空有一颀上进的仙气,一肚子墨水没有施展才华的地方,出生富贵人家却被朝廷定义为“下民”,不可直接取功名,只能通过行卷的方式呈给达官贵人,但因为是“下民”,再好的文章也入不了法眼。一个走不出来的无限次数的闭口循环,并没有打击到骄傲自大的李白,他身次上那股痴、癫、狂的劲头,足以让他打破生命中的困境,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,使我不得开心颜”?

李白不仅仅是著名的诗人,还会摔琴、弹琵琶、奏古琴、吹笛箫,这是一位多魅力的人啊。好在错的事情不可忘,对的事情也变成了永恒,最后能打败自己的不是生活,而是反复无常、不够坚定的自己。诗仙又是何等的情怀呢,“人生得意须尽欢,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,千金散尽还复来”。

我喜欢李白的个性,敢说敢言敢怒敢喜,不憋屈自我,还能给朋友带来欢乐,为不得志的人们带来信心。那时的兄弟情谊的约定,可以是“一年、三年、十年”再次相见,游历名山大川,或许连基本的住址都没有,再相见靠的是缘分,靠的是信义,靠的是诺言,“一定要出人头地干出名堂来,让世人皆知”,他们的朋友圈子人好生羡慕。

往事不可忆,时间可以无情带走一切,像坚硬锋利的礁石被浪花反复拍打打成圆润光滑一样,在岁月雕琢中,相貌已不是当年,可内心还是那块坚挺的礁石。

这位“谪仙人”面对路途中的挑战和未知之时,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、勇气和乐观的情绪。当他忍受着种种寒冷、饥饿、孤独和险阻时,仍然相信自己能够渡过难关,最终抵达目的地。即使两岸的猿声再怎样“啼不住”,对于李白来说,也只是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了。

生活中不能少的《济宁日报》

济宁市邹城市鲍店煤矿学校 刘瑜

我读书看报的习惯,还是读师范的时候养成的。那时候阅览室里就有《济宁日报》,因为我家是济宁的,我们的曲阜师范学校也属于济宁,所以看到这份报纸倍感亲切,每个星期都要去读这份报纸。

1990年7月,我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鲍店煤矿职工子弟学校,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。教学之余,我除了喜欢看一些教育报刊,最爱看的就是《济宁日报》了。

我最爱看《济宁日报》的教育类新闻和《文化周末》。从新闻中,我找到了榜样,学习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,学习他们的教书生活,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,并且学以致用。

《文化周末》的文章我十分爱读,有的涉及中国传统文化,也有的涉及日常生活。阅读中丰富了知识,陶冶了情操,文学素养也在提高。读的多了,就有了写的冲动。

2018年,我写了一组反映家乡风俗的散文。一部分登在了《中国煤炭报》,有几篇在《文化周末》发表。这些散文有写嫁娶习俗的《抱鸡》,有写新生儿庆典习俗的《采生》,还有一篇写的是让孩子尽快学会走路风俗的《跟脚刀》。

除了发表作品,我还在各类征文比赛中获奖。2019年2月,我参加《济宁日报》、济宁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“我与新中国共成长”征文比赛,《我在祖国的怀抱里成长》发表在2020年1月14日的《济宁日报》上,被评为征文三等奖。我参加颁奖仪式,领到了荣誉证书和奖金,心里乐滋滋的。从此,我有了自信,原来我也可以给《济宁日报》写稿子,也能发表,也能获奖了。再后来,我参加《济宁晚报》的“改革开放40年征文”,《重返故乡》也获得三等奖。

我妈原来是我们村的干部,也喜欢读《济宁日报》。后来视力弱了,就让我在周末回家的时候带份《济宁日报》,给她读上面的文章听。我妈听得那叫一个认真,还不时评论一番,和我讨论文章的内容,好多观点我都很赞成。

教学生活,读报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。不读报就不了解天下事,不读《济宁日报》,就不了解我们济宁的蓬勃发展。我还要继续订阅《济宁日报》,还要认真阅读,还要力争在报纸上发表更多的文章。在《济宁日报》复刊40年之际,让我满怀深情地祝愿《济宁日报》越办越好,祝愿《济宁日报》在济宁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更多新的贡献。

有墨香有养分的纸媒

济宁市微山县第二实验中学 鲁亚光

一直感觉《济宁日报》给人一种严肃感和庄重感,当看到自己投的两首诗词《微山湖夏晨阵雨》和《浪淘沙·微山湖》发表后,我对《济宁日报》又平添了亲切感,也便和她结识了。

那天在亲戚家,我翻了一下他订阅的《济宁日报》,猛然间看到我的两首诗词,既惊讶又激动,立时感觉满腔热血涌上心头,从心里感谢编辑老师的厚爱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2005年7月8日的《济宁日报》。

那是我初学古体诗词写的两首,当时很多省报和国家级报纸都有副刊。我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理,通过信件邮寄给《济宁日报》的,没想到编辑老师真的发表了,简直喜不自胜,便向亲戚要了报纸收藏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写作的劲头更足更猛了。开始积极写作投稿,接连不断地把稿件投向日报,有些被编辑老师选用了,当然也有些被淘汰的,但我写作的战斗力始终不减。

不断地写,不断地投稿。由之前的手写邮寄投稿,变成电子邮箱投稿,方便多了,一些诗歌、散文、诗词歌赋频频见诸报端。唯一遗憾的是,期间家乡修路拆迁,搬了几次家,竟将一些书籍、书信遗失了,其中就有一部分发表文章的样报样刊。

发表文章是对我写作的检阅,更是对我写作的一种激励。我一直关注《济宁日报》,就建议单位阅览室多订了几份日报,与同事们一起阅读学习,也鼓励他们投稿,不局限于文学版面,只要贴近老百姓生活的文章,都可试着投,不少同事常有作品见诸日报多个栏目。看得多读得多了,我发现《济宁日报》不仅严肃、庄重,也是读来亲切,内容极为丰富的。

《济宁日报》成了我的良师益友,让我的工作、生活和写作有了色彩,带给我许多感动和快乐。不仅让我及时了解时政新闻、趣事典故、人文风景、艺术作品

《济宁日报》礼赞

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常新荣

40年前,你向我们走来。

时光飞逝,一分一秒的年华,一朵一瓣的笑靥,一帧帧季节的相片,留在我们的注目中。40年后的今天,我想暖暖地问候一声:《济宁日报》,你好。

少年时,我最爱看报纸,最敬佩的人就是记者。他们用笔端耕耘,用语言播种,用汗水浇灌,用心血滋润。这是记者崇高的劳动!我看见记者们像辛勤的农夫,为一片土地精心耕作、无私奉献着。

青年记者们,把青春年华扎下了根,他们无怨无悔;中年记者们,把家里的事搁置一旁,全身心地投入工作;老记者呢,如老黄牛一般埋头苦干,诲人不倦。

无数个白天黑夜,他们远离了喧嚣,拥向那灯火阑珊处。清风白云作伴,知识、信息的广袤中赢取那心灵的海阔天空。

一天又一天,一篇又一篇,记者用心地采着,编辑用心地斟酌,日复一日;年复一年,把爱心写满了一张张油墨芬芳的报纸,一幅幅静中有动的图片,一帧帧生气勃勃的视频……

40年,弹指一挥间。岁月在变,但有一种坚守却成为永恒,那是理想,是信念,是情操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,看今朝豪情满怀,望明日蓝图壮阔。《济宁日报》,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与你一路同行,相伴到永远!

小时候,每当读到书本上那些精美的文学作品,心中时常涌起当作家梦想。

长大后,在县粮食局做文秘工作,当时办公室订的报纸中,最让我关注的,是每天传递济宁各行各业欣喜变化的《济宁日报》,朴实的文字,常激发我追逐心底梦想的冲动。

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在县委宣传部工作的朋友时,他鼓励我说:“《济宁日报》就是身边的报纸,有新闻线索可以写下来直接投稿。”

我开始尝试新闻写作。那时还没有电脑,写作被人称作“爬格子”。第一篇400余字的新闻稿,我写了改,改了誊,誊了再改,改了再誊,几遍下来,还要细细审读,大声朗诵一遍,最后拿着去找宣传部的朋友,请他再帮着修改。朋友看过后,笑着说道:“稿子很好,放我这里,我帮你转给报社吧!”我心里被无尽的感激充满了。

第一次看到发表在《济宁日报》的稿子,我真的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,专门打电话向那位朋友表示感谢。

正是这篇小稿,让我看到追逐梦想的希望,开始关注身边的新事,只要有线索,便及时写下来,有时转给那位朋友,有时直接通过信函寄给报社。

尽管我发出的稿件,不一定都能变成铅字,但每逢稿子发出来,都会在心里给自己点赞,时时激励自己向梦想出发!

那些日子里,见报的稿件累计30余篇。我将这些稿子从报纸上剪下来,贴进一个大笔记本里。

后来屡次搬家,贴满我曾经梦想的剪报本不慎丢了,为此还曾伤心地对妻说:“丢掉的不仅是一个剪报本那么简单,那是我写作起步的见证!”

《济宁日报》创办《都市晨报》的消息,再一次启动了我人生的转折,我毅然辞掉文秘工作,成为《都市晨报》记者部的一员。这里的每一位编辑记者,都是我最好的老师。

初来报社,跟着老记者们实习,没有感觉到什么压力。实习结束后,当我独立面对采访、写稿时,才发现自己能力的不足,严重缺少新闻线索不说,即便有了线索,出稿速度实在难以恭维。别人打两篇稿子的速度,自己一篇还未写完;而写好的稿子,又常被编辑改得面目全非,我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焦虑。

一位副主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,拍了我的肩膀,说了一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:“这里是放飞梦想的舞台,每一位来这里工作的人都是演员,尽情演好自己,就是对晨报最大的回报。”

“演好自己,绝不退缩!”这成了我当年坚守的信念,为了这个信念,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。在记者部,早上第一个到岗的是我,晚上最后一个离岗的,依然是我。除了学习新闻写作知识,就是打开稿库,查阅每一位记者的稿子,研读已经发出的作品,找准自己的不足,加快改进速度。仅一个月,我对工作便得心应手了。

在报社的日子,让我深切感受到:这里不仅是一个写作的舞台,还是一个团结的舞台,更是一个锻炼的舞台。在这个舞台上,每个人都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,都时刻在舞动人生的精彩。

后来工作变动,我离开报社,至今已有18年的光景。可这18年里,我从未停止写作,先后向多家媒体投稿,并于5年前开启了网络小说创作之旅,成为签约作家。

《济宁日报》——我文学写作启航的地方,值得我永远怀念,不仅怀念那些曾经给我鼓励、给我帮助、给我支持的老师与朋友们,更怀念那个让人放飞梦想的舞台。

在此默祝祝福更多的青少年朋友们,能与《济宁日报》结缘,借助《文化周末》周刊,尽情展示自己的文学风采,让自己的文学之梦在这里启航,开启自己别样的人生。

放飞梦想的舞台

济宁南阳湖农场有限公司 李瑞国